

## 【活色生香】

谢晓 广州娱乐博主

《革命者》：  
燃爆七月的悲壮史诗

这是一部将燃爆七月的革命史诗电影。

它讲述的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积极探索、追寻正确革命道路的故事，但与个人传记片不同，这次没有采用一般的线性叙事，而是从李大钊行刑前的倒数时间开始切入，通过倒叙、插叙等方式，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记录下来，诗一般的结构，令讲述的故事与史诗的气质自然地融合在一起，诚如监制管虎所言，《革命者》是一部关于青春、关于传承的电影。

影片上映以来获得了高赞。影片用一个个生动的细节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历史人物，塑造了以李大钊为主的一批革命者的群像。电影中最感人的重头戏，在李大钊出发去刑场以及被执行绞刑的过程中，从监狱长宣读判决书，到李大钊和其他一

## 【拒绝流行】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怎么对“投喂信息”  
进行把关？

尼采说得好，我们的眼睛就是我们的监狱，而目光所及处，就是监狱的围墙——我们都要从过滤泡和回音壁中“走出来”，跳出世界的围墙，尽可能接近真相和真理。近来杭州保姆纵火案的受害者林生斌再婚生子引发的争议，铺天盖地的谣言传言，种种缺乏信源的信息引发的愤怒，不明来源的网传、据称、截图、知情者曝和自我强化的我觉得，我就觉得、反正我觉得……再次见证了媒介素养对一个人形成明智判断的重要性。

在这个媒介化的传播语境中，媒介素养太重要了，也就是一套对信息进行判断的专业素养。后真相时代，似乎每个事实都有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一事当前，自媒体太多、事实太少、记者不够用，失去了传统媒体把关人，被投入信息海洋中的公众，怎么对无数涌向

自己的投喂信息进行把关？每种信息中都包含着信源、情绪预设、框架和“投喂意图”，缺乏媒介素养的人，会第一时间被投喂的情绪所点燃，而缺乏对信源、框架和意图的批判性思考。媒介素养是什么？简言之，是一道拒绝情绪的专业防火墙，看到一条信息时，总会把泪水、愤怒或爱了“醉了”“怒了”先收回，先问信源和判断真假，再去谈是非、善恶、利害、爱恨和美丑。

媒介素养是一套让我们与充满正义诱惑的热烈情绪保持距离的判断原则，它让我们区分什么才是确证式新闻，而什么是肯定式、断言式或投喂式新闻。

媒介素养既是一套信息判断的规则，也是与好媒体、好媒介为伴训练出来的一些能力。平常你看哪些媒体，有怎样的信息管道，朋友圈中有哪些人，看信息的身体习惯，决定了一个人的媒介素养。

突然想到当年改革汉语的一个目标，就是汉语拉丁化。幸亏此事未成，让后人如我辈，给吓出了一身冷汗！

## 【如是我闻】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 无价的自由

以前在波恩上学的时候，有一次在汉学系课堂上跟同学们一起读鲁迅所欣赏的崩夫（1910—1931年）的译作《自由与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1847年创作的一首短诗，后

一度被引入中学语文教材，成为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外国诗歌之一。但令我惊讶的是，德国同学中竟然没有一个知道裴多菲是谁！我赶紧跑到旁边的资料室，找出《辞海》中的条目，告诉他们这位革命诗人的匈牙利名字，但德国同学仍然一脸茫然地看着我。尽管殷夫的译文不完全忠

实于原文，但意思并没有大错。有人说，先让你们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再给你们自由！自由岂能用金钱来购买？古罗马法有“人的自由是无价的”的说法。一般来说，当人的财物受到损失的时候，会用所谓同价“赔偿”的原则来处理，但自由却不能。我想这是裴多菲自由思想的源泉吧！

## 【横眉热对】

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 象形文字的命

从语言的基本构成看，文字大概可以分为拼音和象形两大系统。绝大多数语言都属于拼音系统，或拼音的近似系统。象形文字，就大的语种来说，可能就是汉语了。

人类最早的语言，像苏美尔楔形文字、古埃及和古汉斯语，都属于象形文字。不过，它们都消失了。

为什么除汉语以外，大部分象形文字都消失了，汉语却能保留至今？一个简单的回答是：古老的象形文字所代表的古老文化被另外的文化颠覆了，因此，承载其文化的文字也就不再存在了。

不过，中国历史却提供了经典的反例：蒙古人、满族人入主中原，不仅没有消灭汉文化，而且，他们还不同程度地被汉化了。大清建立近三百年，最后的结果是，满族融入中原，共同组成中华大家族。至于满文嘛，今天也少有人公开使用了，可能正走向消亡。

汉语永存的秘密或许就隐藏在这一语种的功能当中？

汉语一开始应该是供书写的文字。

在这里，书写是目的，发音其次。我们的传统是一种文牍形态，以书写为表征，声音附和之。所谓文牍，大约就指书写本身吧。而书写却有两层含义，一是写作，指的是文体；一是写字，指的是字体。传统社会，文体非同小可，是写作阶段必须熟练掌握并灵活运用的工具；字体也同样非同小可，书写必须有统一的格式和风格，多余的杂体必须去除，文化正统性才能维持。作为文体的文言文，作为字体的“五体”，尤其是行书和楷书，是传统文化的两大标志！

突然想到当年改革汉语的一个目标，就是汉语拉丁化。幸亏此事未成，让后人如我辈，给吓出了一身冷汗！

## ●随手拍

张玉清



## 鲜花路上

□图/文 张玉清

广西柳州，一位年迈的奶奶和她的孙女走在回家路上。奶奶肩上帮孙女背着沉重书包，一手提着装满东西的袋子，一手牵着孙女的手……路上开满鲜花。

“随手拍”专用稿箱：ycwbwyb@163.com

## 【昙花的话】

## 心的力量

观赏一个视频，极受震撼。

三个汉子骑马经过一个泥潭时，发现一匹马深陷于泥潭中，无法动弹。汉子想救它，却束手无策。后来，其中一人想出了一个办法，从自家牧场赶出大批矫健的马，沿着泥潭飞奔，那种汹涌澎湃的生命力，使那匹被困的马受到了极大的激励，它尽全力，挣扎又挣扎，泥水满天飞舞，终于，从泥潭深淵中脱困而出，披着满身泥水，加入奔腾的马群中……

天助自助者，心的力量，比天还大。

曾经，我为了撰写一部长篇小说《瑰丽的漩涡》而到戒毒中心访问正在戒毒的瘾君子，我惊诧地发现，不少人在戒毒之后又重陷毒海，在戒毒中心进进出出，形成了恶性循环。

## 【不知不觉】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 黑夜的灵光是朝阳色

两个月前，在北京与作家阎连科相聚，我说，认识你的时候，我还是刚入年的小编辑，他笑着说，那时我也是小作者啊。

近日读到阎连科为重新出版的《年月日》写的序言，他说：“黑夜的灵光是朝阳色。”这句奇特的形容，却带着一种绝境中灵光炫目的光彩，就像他说的，“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没有什么比回忆写作更为温暖和忧伤，一如残迈的老人回忆年轻时的某个生日。”一晃，便是不能轻易再晃过去的24年。

《年月日》刊载于1997年第1期《收获》，至今仍记得当初阅读时的震撼感。

感觉就是从这篇小说开始，阎连科小说整体的寓言性树立并被强化。《年月日》一开头，就描述了千古一遇的大旱降临，村庄里的人都离开了，只留下年迈的先爷、一条盲狗和仅剩的一株玉蜀黍。日光毒辣，玉蜀黍就是唯一的希望，可这希望何其渺小微弱。先爷是凡人，是老农，后来甚至就是人类本身。年、月、日变得漫长而充满煎熬，极度恶劣的生存环境，极度的饥饿，极度的孤独，先爷与天斗与地斗，与狼斗与老鼠斗，

最后，他把自己化为玉蜀黍的营养，为人类留下充满希望的七颗种子。生命在这悲剧性的传奇考验面前，尤其显得坚韧和生猛。

最初编发的阎连科的小说，是关于耙耧山脉的乡村生存现实小说，而《年月日》，则在一个闭塞的乡村空间，超越了乡村现实，以其整体的寓言性，对土地、生存、民族文化心理，都进行了诠释，具有独特深刻的审美意蕴。

在序言里，阎连科讲述了这部小说灵感迸发的那一刻，他正因为颈椎病等疾患，四处求医数年，痛楚万分。一天，他在西安郊野玉米地中中间的小路上散步，落在前面，野草在脚下，寂静在四周响起噼里啪啦声。突然，脑子里闪出一个光点来……他于是赶回北京，躺在特制的写作架子下，开始撰写这部小说，一稿而就。这部小说赢得了许多奖，被誉为一个类似“老人与海”的故事，而他也一再期待那篇“灵视”降临的时刻，他写道：“《年月日》是不是生命中一束干枯的花朵不重要，重要的是神曾经在虚荒死寂中光顾过我，让我相信虔诚握笔等待的人，终会在黑夜中再次看见灵至神视那束光。”

## 娱乐

2021年7月11日/星期日/娱乐新闻部主编/责编 邵梓恒/美编 丘淑斐/校对 温瀚

导演刘伟强：  
我的第一次采风就在广州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摄影 宋金峪 周巍 实习生 方宁

在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过去一年半后，电影《中国医生》将这一波澜壮阔的抗疫故事搬上了银幕。《中国医生》以武汉金银潭医院为核心故事背景，全景式展现了当时武汉及全中国的抗疫过程。

《中国医生》与广东渊源颇深。在7月9日正式公映当天，《中国医生》在广州举行了盛大的首映礼，导演刘伟强，主演张涵予、袁泉、李晨、冯文娟、雅玫现身广州。在首映礼开始前，主创们接受了羊城晚报等媒体的采访，揭秘《中国医生》的幕后故事。

## 导演刘伟强：我教朱亚文说“广普”

《中国医生》是广东出品的电影。在筹备过程中，影片得到了包括钟南山院士在内的广东医护人员的大力支持。刘伟强回忆，他的第一次采风就在广州，在广州停留了两周。他们到了广医一院，跟钟南山院士等医护人员开会。“我在广州第一次穿防护服，第一次进ICU。医护人员非常耐心教我们，我就像一个学生一样，学到了很多不知道的东西。”

刘伟强找了朱亚文，正是觉得他与桑岭的爽朗性格有共通之处。为了演好广东医生这个角色，江苏人朱亚文不仅学了粤语，而且苦练“广普”。他的老师之一，正是普通话不太灵光的刘伟强。刘伟强笑言：“朱亚文要学‘广普’，听我讲话就可以了。中国真的太大了，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方言和口音，比如李晨饰演的上海医生也有不同的口音。演员们要不停听录音、不停练习。”值得一提的是，刘伟强本人也参

与了广州医院场景的一句粤语配音。

除了“广普”之外，刘伟强还给陶峻这个角色增加了另一个极具广东特色的标签——烧鹅。在出发驰援武汉之前，陶峻特地跑到烧腊店，买了一只烧鹅加一只烧鸽腿，他还把烧鹅带到了武汉。刘伟强说，这个情节也有现实基础：“我听医护人员说，当时很多驰援武汉的医护人员都带来了各地地道的食物去武汉。广州是一座美食城市，烧鹅很出名，我就找了这个很有地方特色的食物。”

在7月9日中山纪念堂的首映礼上，桑岭现身与演员互动。他透露了一个他与朱亚文的小趣事：“今天美中不足的是朱亚文‘不敢来’，他可能不太敢面对我。前几天我发微信问他来不来广州，他说‘哥，我们以后再约’。麻烦帮我捎个话，我去北京找他。”

## 《中国医生》与广东渊源很深



## 主演张涵予：偷哭的张院长“击中”了我

片中，张涵予饰演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疫情初期，他果断决定接收当时不明原因的肺炎患者，动员医院上下留守武汉抗疫。张定宇院长的果敢、负责、急躁以及背后的医者仁心打动了许多观众。张定宇的人物原型，正是“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金银潭医院原院长张定宇。

包括去年的《中国机长》在内，张涵予演过不少以现实人物为原型的角色，其表演受到观众肯定。但此次饰演张定宇，他内心仍感忐忑：“一方面是担心，他是一个做出了那么大成绩的人，我要怎么演？演得不像怎么办？但另一方面，也有一种力量鼓舞着我。对演员来说，此生（很荣幸）能够演一个这样的人物，用这部电影、这个角

色向他致敬。这股劲儿顶着我，让我去做功课、去了解这个人。”拍片前，他在武汉跟着张定宇院长生活了三天，查病房、做管理工作，亲身体验一位医院院长的生活。张涵予回忆：“我第一天就跟着他开了一整天的会。不光是医疗会议，还有分房子、绿化、垃圾、人事调动、政府沟通等。张院长本身是麻醉科出身的，但当了院长之后，每天都要出去开会，院长实际上是一个医院的管理者。疫情最紧张的时候，死亡率一直没降下来，他作为院长压力非常大，没地方发泄，就躲在办公室里哭。听到这里，我一下子被打动了。”

正因为做足了功课，张涵予诠释出一个丰满、多面的张定宇院长。“张定宇院长患有渐冻症，我把他脚步

微跛这个特征放到张定宇这个人身上；我还用了湖北普通话，加强地域的真实性。”

张涵予坦言自己打心底里崇敬张定宇：“一个还有两年就要退休的院长，他其实不用担这个风险的。金银潭医院接收了那么多患者，当时死亡率很高，常规方法没法挽救患者生命。他本可以回避，但他没有，反而毅然冲在最前线。”张涵予表示，他与张定宇仍经常通过电话和微信，“我叫他‘张小哥’，因为我正好比他大三天。之前武汉首映的时候，他坐在我隔壁。我没看过电影，心里一直打鼓，后来看到他在黑暗中把眼镜摘下来擦眼泪。片尾字幕没滚完，他就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

主演袁泉：  
医护人员心里都有一束光

袁泉饰演的重症医学科主任文婷是许许多多女性医护人员的缩影。她在片中贡献出不少名场面。文婷从医院回到隔离酒店，在吃晚饭时看到手机微信，得知相熟的小卖部老板因新冠肺炎去世的消息，这一场是许多观众公认的泪点。袁泉坦言拍这场戏之前压力很大：“很多救护的场面可以尽全力还原，但真正对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到底是什么状态，是很难想象的。我拍那场戏之前跟导演说，我有点不知道怎么演，这肯定是一个对自己内心冲击非常大的事，但似乎又无力为。所有的医护人员，可能都能在黑暗中看到一束光，这束光就是他们努力的方向。”

在拍摄《中国医生》的过程中，袁泉试过把防护服一穿就是8小时，不断练习插管、上ECMO的动作。影片中，她摘下口罩时满脸勒痕，当中有一部分并不是特效化妆，而是真正的勒痕。通过饰演医护人员，袁泉对这个群体更增添了一份理解和尊敬：“我更能体会到他们的辛苦。这种辛苦不只是医术、经验等，还有大量的人性关照。就比如戏里拍到的，方舱医院里医护人员带领患者跳广场舞，根据患者的不同状态而采取不同的沟通方式等。”

从两年前《中国机长》里的乘务长到《中国医生》的文婷，袁泉塑造出两个值得尊敬的职业女性形象：她们专业、克制，但也有柔软的一面。袁泉如此描述这两个角色：“她们都在自己的职业中尽职尽责，到了这个年龄段，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她们的相似之处在于临危不惧。在最危难的时候，她可以用经年累月的专业经验做出专业的正确判断。她是一个普通人物的代表，是每一个平凡岗位上的每一个人。”